禮書通故

十

仲子藏閏

口 12
2948
10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小宗伯言四郊四望四類鄭眾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鄭元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或說四類即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或說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周案四郊以祀天四望以祀地四類以祀四方

周官大宗伯佩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元說天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地謂神在崑崙者也四方謂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諸帝以周案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

門口12 2948 10
去水五味均子藏

琥禮鹵方元璜禮北方此卽小宗伯所謂四類加以蒼
璧禮天黃琮禮地此卽虞書所謂六宗鄭義失之
伏書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云禋亏六宗歐陽和伯夏
侯勝等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祭
正義引爾四方居中央助陰陽成變化之神實一而名六許愼
駁歐陽云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司馬彪駁伏傳云
帝柱亏類則禋者非天以周案歐陽說六宗無所指明
杜佑等乃以六天之說實之謬甚書旣言類上帝而六
宗中何復舉天帝之祀也馬融說六宗從伏傳其說上

帝爲太一天神之最尊者最合伏意記曰禮始亏太一
分而爲天地故類上帝柱六宗之先類及太一不及天
望祀山川不及地則六宗者祭天地及四時也舜亏攝
位之告不應遺天地之祀四時卽四方大宗伯云以玉
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
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鹵方元璜禮北方此卽唐虞六
宗之禮也六宗之說惟伏傳爲近是其次莫如鄭注
古尙書說天宗日月星星本作北辰地宗河海岱鄭元駁之
云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中無山川明矣以周案
鄭駁是也孔光劉歆等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其失

與古文家同

鄭元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司馬彪駁之云幷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亏辰風師雨師復特其位以周案鄭意禋煙也周禮言實柴槱燎與書之言煙正合故據之司馬彪之說不足以難鄭如其說宜先駁周禮

王肅僞孔傳等割取祭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以說書之六宗

司馬彪駁之云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亏上遺其四方亏下以周案司馬之駁是也六宗之說多難據信又如盧植鄭虔說月令祈來秊亏天宗即六宗之神孟慶說六宗天地閒遊神張髦說三昭三穆為六宗虞喜劉昭說六為地數六宗主祭地張迪說六宗即六代帝王司馬彪說天宗地宗四方宗為六宗天宗日月星辰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後魏孝文帝及杜佑說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羅泌說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方以智說是重黎該修熙

句龍五方之六神其謬尤不待辨近時說六宗者全謝山謂卽左傳之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沈果堂謂是六府之神阮雲臺謂禮是柴祭之名六宗卽明堂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帝及配帝為六宗周公宗禮本亏虞虞書曰至亏岱宗柴岱絶句宗絶句林鄉溪謂此因治麻而宗其切嬰者莫若日月星辰白虎朱鳥蒼龍元武之星為四宗合日月為六宗近時諸說已見駁亏林氏書而林氏之言尤為穿鑿二十八宿星也以日月星為六宗實止三宗分之有三十欲以治麻為說不如謝山為當

四方之祭說亦不同鄭元注舞師以為四望注曲禮以為五官之神注祭法以為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注大宗伯亏六器禮四方則以為五帝亏瞽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為蜡以周案先王祀典上以郊五帝下以旅四望中以類四方詩大田疏云毛意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色之帝是也鄭咒失之五官之神或其配與大宗伯以瞽辜祭四方百物謂祭四方內百物之神爾鄭注以磔禳及蜡祭言是也瞽辜以祭四方小神與四方大祀不同春官鬯人凡四方用瘞凡瞽事用瘞是二祀本有別也說者以瞽辜為祭四方尤誤

毛詩傳云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謂騂牛黑羊豕也鄭元云禋祀祀四方之神祈報豈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以周案詩言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則方社同用太牢孫毓從鄭義云方用特牲非也經言方祀曰方社曰方望皆與地示竝言而以禋祀者其神下主當方之示而上達當方之帝兼有陰陽故也故詩大田詠其牲騂黑竝陳禮祭淤記其地亦坎壇竝設壇屬陽牲宜騂坎屬陰牲宜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逆暑于壇迎寒于坎皆以壇坎分陰陽孔疏申鄭義以為牲各從方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韵句亦非也

鄭眾云四望日月星海鄭元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皆

三望淮海岱賈逵服虔許愼杜預等說魯三望祭分野星及國中山川以周案諸經言望無及天神書望于山川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爾雅梁山晉望周禮典瑞祀天旅上帝與祭地旅四望對文則望祀地亦不專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也周禮祀四望之下每別言山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兆不同典瑞冊圭有邸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玉不同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是樂不同則四望祭四方嶽瀆之望不專及餘山川也從後鄭說

魯有三望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三望者何祭太山河海也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异義云謹案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分野星及國中山川鄭元駁之云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楚昭王曰河非所獲皐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境不及亏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以周案天子方望無所不通故四望四望者四方之望也

非阻定四事故許以日月星河海岱言之鄭以五嶽四鎮四瀆言之當以鄭說為正諸侯方祀名山大川有不在其地者以不通而不望故望不必偏其四在其地之名山大川又無定數故望亦不必阻以三惟魯東有海南有淮北有岱故三望爾諸侯三望非通制也公羊之義如此三望舉河字之譌鄭君以淮易之是也賈許諸儒以分野星及本國山川當之其意三望為諸侯之通制故鄭駁之而左傳孔疏猶謂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

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傳云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說者謂望祀天神此其證以周案郊後有望望因
郊起是望為郊之次事非謂郊祀天神之大望祀天神
之細也望者祭名山大川之名鄭注是也
杜佑云望一歲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
大雩時四者大蜡時以周案三正記郊後必有望春秋
書不郊猶三望此望時之明文餘無放見且再歲迎氣
有五不舉以五迎氣為一望
祭法五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月令以為戶竈中
霤門行左傳以為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鄭眾又以
為卽五天帝亏王者宮中曰五祀鄭元釋大宗伯用左

傳說釋小祝用月令說釋王制用祭法說楊倞注荀子
以祠祀烝嘗及大祫為五祀又以禘郊祖宗報為五祀
以周案祭法所言為殷制左傳月令據周制言也周禮
五祀有二一為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
土是也亏王者宮中曰戶竈中霤門行其羣小祀也大
宗伯五祀文在五嶽上為中祀故鄭注據左傳文以釋
之小祝所掌五祀為羣小祀故鄭注據月令文以釋之
義各有當隨文分疏鄭注自精司服祭五祀則希冕與
祀上帝大裘冕享先王衮冕迥別大宗伯祭五祀以血
祭與禋祀上帝祼饗祠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亦不同

先鄭楊倞諸說無當亏經不可從也
金鶚云五帝為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亏昊天有謂五帝卽天者非也月令春帝大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為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鄭注以五帝為五人帝豈伏羲以庤無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五行氣行亏天質具亏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元冥卽五祀之神也

說者以五神為人神非也左昭二十九季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官有功亏世故配食亏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又誣矣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列亏社稷五嶽之閒而以血祭祭之其為地示尤明鄭司農以為五色帝後鄭注謂五官之神夫天神人神安尋列亏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以周案知月令大皞諸帝為天帝之號則緯書靈威仰諸名可以黜知月令句芒諸神為土示之號

則大宗伯亦祭五祀劉亓社稷五嶽之間其疑亦可以
釋金氏此言可訂舊謬
諸經竝言五祀而記祭浴獨箸七祀鄭元云五祀殷制
七祀周制以周案殷人七祀周公制禮別祀司命泰厲
而云五祀爾故周禮大宗伯以亦祭祭社稷五祀而別
言槱燎祀司命盖五祀與社稷同為地亓之屬司命則
屬天神泰厲則屬人鬼與五祀不相類故周禮分別之
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微俓五祀注云微殷王八世孫鄭
沿世本遂以七祀屬周與周禮違或者因周禮別祀之
善遂疑祭浴之不經亦非鄭注祭浴云今時民家或春
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在南山即厲也據此是
漢猶沿七祀之浴矣
記祭浴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說者引
曲禮王制大夫祀五祀既夕記行禭五祀以為難鄭元
云大夫祭五祀謂有地者其無地祭三盲陸佃云祭浴
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既夕禮言其禭禭與祭异祭
與立异故不同以周案禮器服傒公卿大夫有地者皆
曰君大夫有地稱君故尋與諸侯同祭五祀祭浴所述
本异代禮鄭注無地祭三盖周禮亦然與士不尋祭五
祀諸文皆然不尋據行禭五祀以為難禭非常祀誄曰
禭爾亏上下神祇上神若司命之屬士盡孝心亦禭

鄭元說五祀祭亏廟七祀祭亏宮中孔穎達云亏廟殷禮亏宮周禮以周案鄭意七祀有司命泰厲不殽祭亏廟故以為宮中其實司命泰厲別有祭處而戶中霤祭亏廟堂室之奧竈門行祭亏廟門室之奧凡五祀祭亏廟

鄭元云凡祭五祀有主有尸孔穎達云先設主亏其所既祭徹之更陳鼎俎饌食亏奧之筵肵其時主移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或云先設主亏其所親之也後迎尸亏奧而不用主尊之也或云五祀非人鬼不為尸以周案祭五祀有尸見曾子問既設主又立尸者主以識神尸以象神也注疏祭奧主尸兩設是也

白虎通義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云中霤用牛不殽用牛者用豚井以魚以周案白虎通義偹載三說以肵為正鄭注月令引中霤禮云祭五祀用特牲即肵一說所本月令中央食稷與牛茲云中霤以豚者即後一說中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此次一說所

霤用牛不殽用牛者用豚之意或謂社稷五祀無异秩天子社稷用太牢諸侯社稷用少牢五祀之牲當同此

難信

白虎通義云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若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敢倉其所勝吳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元駁之云此文吳事爺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凡言先有後之辭春祀戶其祭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先肺後心肝

季夏祀中霤其祭先心後肺肝秋祀門其祭先肝後肺心冬祀行其祭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膈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膈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尋同五行之義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効為劇以周案五藏配屬歐陽為是五祀祭先鄭義為長月令疏引吳義未詳今據五行大義及鄭本注補正記月令冬祀行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亦皆云祀行說者

據石渠奏議白虎通義改為冬祀井謂井重亏行也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程頤云古者八家同井葢五祀皆門內之神井則非一家之所獨也難者又云行亦非門內之神古人出門時有軷祭以祭行道之神冬則役車其休矣又何祭行而不及井哉以周案五祀皆宮中之神起居飲食之所繫戶中靈之神在室中竈神在廚門外東行神在廚門外鹵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此對文爾通言之步趨亦行也故設行神亏廚門外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亏大門凡躐行必毀宗行神之位當所毀宗廟門牆之鹵也中霤竈宗門行掘毀之踩躪之示仄者無事亏五祀也則五祀祭行神亦明矣自中霤文以軷釋行而行之神不明自時則訓以井易行而行之祀以絶軷山惟遠行時告祭之井泉亏仲冬時專祀之此本無與亏五祀且五祀祀亏廚為其廚中神也軷井之神何關亏廚而乃入廚以祭之哉或據月令鄭注冬陰盛寒亏水祀之亏行從辟除之類遂謂祀行即以祀水佗行佗井其義一也說尤難信

鄭元云冬祀行行枉廚門外之鹵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亏軷上孔穎達云中霤禮文以周

案宮中平道之神曰行出國門而跋涉山川則又有軷
行非軷也行為歲時常祀軷為遠行祖道之祭
爾雅義云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
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許愼
謹案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非老
婦也鄭元駁云祀竈禮設主于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
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
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
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尋為義又左
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為竈神豈尋

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
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于竈
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
之器竇于陘而祭之乎以周案竈自有神先炊老婦其
配也祀竈曰老婦之祭者是猶祀帝曰郊稷也小戴記
燔柴于奧奧者老婦之祭許引大戴奧字作竈是也風
俗通義引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竈者老
婦之祭也故盛于盆尊于瓶字亦作竈鄭注云奧或作
竈是小戴亦自有作竈之本也鄭又讀奧為爨者祀竈
在夏時先設主于竈陘祭以俎及籩豆又陳鼎設饌于

奠延尸入主其禮盛祀禩則在宗廟時祭後直祭先炊
老婦亏爨竈用黍肉無籩豆俎其禮簡略也
蔡邕云祀門北面設主亏門左樞以周案獨斷本月令
鄭注聘禮釋幣亏門注云主亏闑布席亏闑卤閫外東
面主亏闑謂設主亏門闑釋幣與祀禮异也或據此以
難蔡未是

受業常熟孫同康
孫次戊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伊耆氏始為蜡伊耆古天子號皇侃熊安生等
並以為神農羅泌說神農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陳
祥道說禮記伊耆氏始為蜡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
以老者杲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
有功亏耆老箸矣故後世以其官為氏周人以其氏名
官果伊耆氏實古帝王之號不宜列亏銜枚氏壺涿氏
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以周案蜡主先嗇說者並以為神
農豈神農始為蜡而自祭其身以為先嗇乎抑八蜡之

名起亏後代乎今不尋其詳矣曲園祼箸云說文伊篆說解曰般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若然則是般為伊尹特製此字乃伊洛之文先見亏禹貢矣許君必無此謬說疑其原文曰伊古聖人尹治天下者也與媧篆說解曰媧古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一律古神聖女化萬物者謂女媧氏也古聖人尹治天下者謂伊耆氏也若然許鄭同義

鄭元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蔡邕說同王肅分猫虎為二而亦昆蟲張載陳祥道等據記文祭百種句而以百種

易昆蟲以周案記文明云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享農及郵表畷禽獸祭防與水庸則司嗇下宜補百種猫虎當易禽獸禽獸總名猫虎偏舉百鄭亦百種因以昆蟲為一蜡說者謂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蜡不止有八矣猫虎分為二尤非近蔡氏說亦難信

鄭元云饗農及郵表畷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亏井閭之處也詩曰為下國畷郵孔熲達云表田畔綴謂井畔相連綴亏此造郵舍田畯處亏所引詩齊魯韓詩也毛詩佗綴旒賈公彥云郵行往來立表

畷止亏其下阮元云鄨乃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
也表乃井田閒分界之木也畷乃田冏陌之閒道也凡
此皆古人祭饗處以周案阮氏分釋鄨表畷三字卻有
依據但此八蜡之一祭不可分析為三事蔡氏謂鄨一
祭表畷一祭叟非表畷者古冏陌之道有樹以表識
周語所謂剔樹以表道是也鄨為邊垂往來通行之總
名鄨表畷者鄨之在井閒表道之處者也詩意主亏通
行曰畷鄨蜡祭主在所表之神曰鄨表畷其所表之神
即大司徒所謂樹之田主乃社稷之所馮依者也下祝
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水歸壑祝坊及水庸土反宅

祝鄨表畷反亦歸也宅安也樹之田主所以安之也鄭
注表訓表率故曰督約百姓井閒釋畷其處指斥祭鄨
之所在賈釋鄨表字是訓畷為止非也孔釋畷為綴可
通鄨訓舍非鄭意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鄭注徑容牛馬畛容大
車涂容乘車乘車六尺四寸說文畷冏陌閒道廣六尺
陌為百夫之涂許以為廣六尺鄭以為廣六尺四寸尋
常田畷如此若表畷之地自大常畷與難以容鄨舍也
且農為田畯既居八蜡之一而又饗之亏其鄨舍是田
畯有冏祭而八蜡實止七矣陳碩甫謂注以督約釋鄨

字似非鄭意阮雲臺又通畧為旒謂所表有旗旒又謂
表以樹又謂綴以毛裘之物未免愛博洽而反成曲說
矣
鄭元注月令天宗公社門閭及臘先祖五祀即周禮之
蜡祭而郊特牲注又分蜡臘為二蔡邕獨斷云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張揖廣雅云夏曰清祀
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以周案蜡臘當分二祭獨
斷廣雅皆誤蜡祭八神而天宗公社門閭諸祀不與勞
鄭注亦非臘者蜡之屬故臘可謂之蜡而蜡不曏謂之
臘自漢歲終祭百神俱名臘則臘行而蜡廢又分王祖

衰臘則祖顯而臘亦微
禮家舊說皮弁素服而祭謂蜡祭黃衣黃冠而祭謂既
蜡而臘陳祥道云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是王元冕
祭蜡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葢執事之服也方慤說皮弁
素服為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為助祭者之服觀下野
夫黃冠可知或說天子諸侯蜡祭皮弁素服民間蜡祭
黃衣黃冠以周案蜡祭八神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
之息老物用送終之服故曰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祭
先祖五祀又勞農以休息之謂之息民用田夫之服故
曰黃衣黃冠野夫黃冠者明黃冠為野服也與下草笠

尊野服同義蜡以送終安㝡用冕臘以勞農非野夫亦
與祭諸說皆誤金氏禮說分息氏臘為二未是
記禮運云祭者仲尼與亏蜡賓事畢出遊亏觀之上鄭
元云蜡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以周案與亏
蜡句賓事畢句賓讀如儐鄭注助祭即釋儐事蜡後祭
宗廟孔子安㝡為賓孔疏失其義後之注家遂沿而不
審蜡本在國故周禮曰國蜡曰國索魯雉門有兩觀自
國至觀不㝡云出遊則此所云蜡即臘也臘者蜡之屬
既蜡而臘先祖五祀亏廟廟在雉門內觀在雉門故云
出遊觀上

許愼說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蔡邕說臘者歲終大祭
皇侃說夏殷蜡在己之歲終孔穎達云郊特牲十二月
蜡據周言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楊復
說蜡臘在建丑之月周亦不以建亥為臘以周案記言
蜡在歲十二月注疏謂周正建亥之月是也郊特牲云
既蜡而收謂收積聚月令云孟冬積聚無有不斂仲冬
有不收積聚者取之不詰則收積聚必亏孟冬而蜡在
亥月明矣蜡畢即臘臘蜡同月孔疏謂臘在蜡之後日故月令臘
在孟冬晉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
亦其證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田夫如謂蜡臘在丑月

左氏傳十二月晉滅虢宮之奇謂虞不臘孔穎達云當
時有臘祭朱熹云秦始有臘左傳是秦時文字以周案
秦本紀惠王十二季初臘謂是時始行亥月之臘非臘
始亏秦也始皇三十一季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謂是
時改亥月之臘又復丑月之嘉平也十二月為夏正之
丑月在秦為三月此以史公佗本紀在太初正律以後
以夏時追改其月也讀秦本紀項羽本紀倒書時月自
見漢既改嘉平為臘其祭當在亥月斯合周禮而乃丑
月行臘仍承秦制失其義矣自後相習不察遂俾季冬
為臘月而楊信齋反致疑月令臘在孟冬且何以解左

是民收息已久非蜡而收民息也且過丑月亏耜舉趾
是農事將起亦非臘以勞農而休息之也後世行蜡臘
亏歲終俑丑月為臘月失其義矣惟周隋二朝孟冬下
亥蜡百神臘宗廟闔合古制正朔可改蜡臘無异也許
蔡二說依漢制言皇楊二說尤為舛錯　又案近之申
楊說者云記曰既蜡君子不興功功謂土功十月營室
中土功方始則蜡不在亥月矣殊不恩郊特牲故既蜡
君子不興功文承上既蜡而收民息已而言民息即上
文所謂息田夫也則興功之功指田功言明矣如指土
功與上文無一可通

傳虞不臘

鄭元云羅氏蟆則佹羅襦襦細密之羅襦讀為繻有衣衩之繻蟆時豺既祭獸可以羅网圍取禽也辟季宣云襦婦人飾禮言大蟆索享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以鹿不可致故佹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佹繻以示之以周案襦鱻衣非婦飾如辟氏說字當讀為褕說文褕褕翟羽飾衣夫人所服也左傳紀裂繻公羊傳佹屢褕是其證

鄭元云臘者謂以田獵所舉禽祭也應劭云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以周案臘者獵也因獵以祭

故字佹臘羅氏蟆佹羅襦是蟆臘有獵也應氏謂臘拄歲終故有此謬說

記月令有三時難季春國難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發秋氣季冬命有司乃難以送寒氣鄭元說春冬難陰氣秋難陽氣或說秋亦難陰氣或說季春難以畢春氣春氣陽氣也季春是難陽氣以周案難以除陰氣秋冬陰盛春亦陽微皆有難獨夏無難則以盛陽之時陰慝不能佹故也周禮方相氏驅疫屬夏官亦取盛陽厭陰慝之義則難以除陰氣明矣天之有陰陽猶人之有君子小人象傳曰否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

皇侃說季春國儺下及亏民季冬大儺不及民熊安生
孔穎達說國儺惟天子諸侯有國為儺大儺下及庶人
成伯璵云大儺者賢賤至亏邑里皆㝡驅疫命國儺者
但亏國城中行之旨以周案熊孔為長月令季春九門
磔攘王居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春秋二儺祇及南面
九門季冬大儺旁磔旁謂四方磔及四方不止南面九
門先君子論語後案云鄭注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
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皇氏
解季冬儺不及鄉人與鄭義違
記郊特牲鄉人禓朝服立阼存室神也孔安國云恐驚

先祖朱熹云恐驚先祖五祀之神金鶚云儺亏寢不亏
廟廟鬼神所依何必歐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
先祖不㝡謂室神以周案金說益是儺記佗禓儺禓義
同磬論佗獻儺獻音近
舊說城隍神不見亏古以周案城隍字見周易其祀實
枌始亏伊耆記云伊耆氏始為蜡祭水庸水者隍也庸
者城也字亦佗鄘傳曰祝宗用馬亏四鄘又曰祈亏四
鄘至吳赤烏時復修其祀越唐斯盛宋建隆後其祀徧
天下但城隍土示也宜營壇以祀之後世改建廟宇塑
立神像援古紀信灌嬰等及當代賢邑長以為靈名曰

城隍實人鬼非土示矣

鄭元云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孔穎達說田祖之名棄神農后稷而田主不舉棄神農周禮云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矣賈公彥說田主以神農為主后土田正二神馮依之同壇共位以周案社后土稷田正田主為社稷所馮依之樹即八蜡所謂鄭表畷鄭意田主即田畯為人鬼故此注舉詩之田祖況之注八蜡鄭表畷亦云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亏井閒之處二疏所言與經注竝違

異義云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亏人者今在其位故祭報之以周案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文不及卿許說是也因國中卿以下有功德亏人者亦諸侯祭之百月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誌亏民者百縣古諸侯地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自是通義

賈逵云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許愼云禜設縣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臞疫亏日月星辰山川也鄭元云造類禮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以周案禜从營

省謂營其地以為壇也鄭注祭法幽宗雩宗宗讀為禜
禜有壇賈許鄭義竝同禜有牲賈但言幣不言牲與鄭
异賈據左傳天災有幣無牲之文也雲漢之詩曰靡愛
斯牲是水旱之禜有用牲者矣春秋莊二十五季書大
水鼓用牲亏社亏門用鼓為攻禮攻有幣無牲故傳云
爾非禜禮然也
周官族師春秋祭酺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
鄭元云酺者為人物哉害之神也校人職又有冬祭馬
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段玉裁
云杜從酺鄭引校人馬步之文以見步亦可從而蝝螟

之酺人鬼之步分別異字未聞其詳以周案說文酺王
德布大飲酒此酺之本義族師因祭步而與其民以長
幼相獻酬故僭酺字為之其神所謂步是也故引校人
馬步以証之蝝螟謂之酺人鬼謂之步此蓋杜子春說
也子春以二字有別故云當為酺鄭以其說未可知故
以人物哉害之神兼言之
鄭元云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
車騎釋酒脯之奠亏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
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
或伏牲其上祭畢乘車轢之其牲犬羊可也盛世佐云

始行而祭曰祖軷軷壤也釋軷者舍其所祭之物亏軷上也以周案鄭注祖為始行之名軷祭名盛說祖祭名軷為設祭之處网說不同當從鄭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有牲者天子諸侯之禮也

詩家說取羝以軷將出祖道犯軷之祭禮家說舍軷為祖道轢軷磔犬之祭以周案聘禮釋軷祭酒脯為大夫禮詩生民祭軷取羝為諸侯禮犬人伏犬軷上以王車轢之而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而用犬也說見詩疏

風俗通義云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窮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左氏傳夢周公祖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亏午故以午祖以周案祖自有神禮傳所言蓋謂配其祀者鄭注聘禮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不取此為說為共工之子自配祖神百行亏宮門祖亏國門祖之言徂亦備一說

許愼云軷出將有事亏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軷既祭犯軷鄭元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孔穎達云軷壤廣五尺則轢者惟車之一輪轢

耳若网輪相交八尺不舉俱轢以周案鄭說神主與許略別詩生民箋祭軷有尸未聞月令冬祀行鄭注據中雷文以為行亦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其釋軷則云封土為山象則其厚必非二寸矣厚非二寸廣亦非止五尺矣孔疏行軷不分說遂遞牾

鄭元云厲主殺伐士器禮曰疾病禱亏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灶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周案分祠正也漢時民家合祠簡已山

即厲也民惡言厲二句連讀明當時俾厲為山之故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又明巫祝家之失傳孔疏未當

春秋左氏傳鄭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何休膏肓難之云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為政必惑眾故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亏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元鍼之云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亏民者由此也為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癘疾五行傳有禦六厲

之禮禮天子七祀有泰厲諸侯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
神弭其害也子產立罕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
範之事也子所不語謂虛陳靈象亏今無驗也伯有為
厲鬼箸明若此而何不語乎以周案鄭義甚精鬼神者
乘天地之氣而布濩人間者也天地之氣導其和尚德
者附和氣而興利一失其和為厲者亦因不和之氣而
施災為君相者能變理陰陽使不為厲上也其次息有
以安之此皆經常之道也鬼神之為德經傳明箸之矣
子不語者其變態有不可窮詰者也論難曰語君子道其常
不語其變

秦蕙田云觀明太祖祭厲及告城隍文其亏厲也既憫
之憐之又令其聽命亏城隍各安其分其亏城隍也又
令分別善惡以區處之憫之仁也區處之義也其亏府
州縣也不特憫之區處之反令伺察生人之善惡以告
亏神是併有所以用之俾聞之者知虛冥之中昭布森
列赫然有以動其謹畏之心祀典之所係豈不鉅哉或
疑伺察善惡以為不經以周案祭泰王為羣姓立七祀
鄭注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
察小過伀譴告者爾士器禮云疾病禱亏五祀非是意
與

鄭元云仲春祀不用犧牲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禜皮幣禜猶易也蔡邕云祀謂祈祀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孕不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月不用之助生養用鄭注義傳祈以幣代牲或因亏高禖之事乃造說曰禜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梗此說自欺極矣以周案祀謂祈祀蔡說是禜亦祈之別名蔡訓代非禜與梗古本通左傳祈以幣禜管子侈幣梗即周官女祝所謂招梗也或訓禜為梗自通特云高禖之事刻木代牲斯失矣

鄭興云女祝以時招梗禳禬之事梗讀為亢謂招善而亢惡去之杜子春云梗讀為禜鄭元云梗禦未至也惠士奇云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左傳襄九季祈以幣禜禜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禬與禳也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用幣謂凶咎遷之去釁成謂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與以周案梗讀為禜當從杜注左傳祈以幣禜實以特牲皆言其崇儉特牲為牲之特幣禜為禜之用幣禜為禱神之名故月令云祀不用犧牲用圭璧禜皮幣禜祀禜對文祀謂祈祀蔡氏章句是祈祀之大者

有用犧牲亏是月用圭璧其小者曰招梗招以茅男巫
職文梗直用皮幣而已鄭注月令高注呂覽杜注左傳
俱失之
周官肆師小子之祈珥士師佽刉珥犬人佽幾珥故書
祈為幾亦為幾杜子春讀幾為祈珥為餌鄭眾讀幾為
庇釋文佽祓鄭元據士師讀祈幾為刉據禷記讀珥為餌許
愼說文無餌字云刉劃傷也一曰斷也幾以血有所刉
涂祭也以周案故書畿葢幾字之誤杜先鄭所見故書
佽幾許所見故書佽幾後鄭冏載之故云故書祈為幾
亦為幾錢竹汀說管子彤勢篇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

祈即爾雅祭山庇縣之庇祈羊即庇縣之羊則杜讀為
祈司農讀為庇一義皆祭名也許後鄭俱以為釁禮而
後鄭以刉餌為正字許又以為幾正佽幾珥為古文之
叚俗無正字說又不同或據易祓說祈珥即記文祭有
祈有由弭之祈弭祈謂祈福祥珥謂弭災兵亦謂之祈
禳先鄭小子注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即古磔禳之法
李巡說祭以牲頭虓及足破之以祭故曰磔禳祭以除厲殃與弭同義此又
一說存參
鄭元云刉餌者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餌以
周案禷記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封羊皿流亏垔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皿皆亏屋下割
雞門當門夾室中室鄭注本此以刲皿為釁禮昰也其
以封羊為刲割雞為皿殊泥刲字从刀義取割牲說文
訓斷廣雅訓刺山海經郭注訓封皆其証皿字从皿義
取涂釁槩梁叩鼻皿社范注云皿釁也取鼻皿以釁祭
社器山海經字又侳朏郭注云朏音餌以皿涂祭皆其
証刲皿者割牲皿以涂乃釁禮之別名也經傳或言刲
或言皿或言刲皿單文連文義昜网通礼記亏羊言封
雞言皿與小子職亏社稷言珥五祀言祈皆屬互文非
對文如疏家言刲皿為對文則社稷之皿專用羽五祀

之刲專用毛未見其可通矣惠氏禮說抨彈鄭注謂割
牲曰刲薦毛曰皿祭皿曰畿段氏說文注拘守許說又
謂刲者劃取其皿不專主殺失之

鄭元云皿謂割牲以釁先滅耳毛薦之耳聽聲者
告神欲其聽之以周案惠氏薦毛曰皿之說本鄭此注
殊不恩刲皿者以皿涂釁之名也皿字从皿何取亏毛
毛牛尚耳何與亏釁說文無皿字以義言之字當从皿
从弭省弭亦聲鄭注以為从皿耳會意其說殊曲惠氏
訓為薦毛彌失本眞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劉安說咎者神農以時嘗穀祀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以周案如淮南子說明堂起亏神農放之易傳上古穴冗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承上文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虞翻說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宮室上棟下宇其明堂之權輿與初學記引黃圖云孝武議立明堂亏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曰明堂蓋興黃帝堯舜之世與易傳合

受業吳縣曹元忠
孫次紀　仝校

管子云黃帝立明臺之議尸子云黃帝行亏合宮史記
云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葢以周案廣雅云堂合殿也明堂本合殿之制故
曰合宮中有一殿卽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以茅葢與
淮南子有葢無四方之語亦合
虞書舜格文祖闕四門鄭元說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
周之明堂藝祖同或云文祖藝祖皆宗廟以周案明堂
爲宗祀配天之所故曰文祖曰藝祖其周垣闕四門以
存古無四方之遺意管子曰堯有衢室衢室者取四達
之義亦卽四方無壁之說

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元云世室
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
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宇交愷云夏度以
步應脩七步山東禮本輒加二七雒校古書竝無二字
以周案世大也世室室之大者也夏度以步其脩七步
與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爲制正同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元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
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
之以三尺中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凡堂
南北六丈東鹵七丈以周案上曰堂通計其數此曰五

室又析言之三四步四三尺亦析言堂脩二七之數也
以周初說堂脩二七以為一七步為堂又一七步為堂
之餘基與般重屋七尋而周書以為明堂方一百一十
二尺正同而三四步四三尺終未釋然既而悳之百王
之道互有損益般之重屋未必不小亏世室曰堂脩二
七自言其堂之脩有十四步廣四脩一者又廣其廣四
分脩之一尋十七步半鄭注可通二七謂二其七其句
淞與下三四步四三尺同例四脩一謂四分脩之一其
句淞與下三之二三之一同例此據世室之全堂為文
而以四面計之者也堂構既成乃分四隅為室是謂五

室室各四步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
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
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
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
也不言廣者廣可由此知也此據世室之四隅為文而
以四方界之若合計其廣脩適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之數矣亏文愷以二七之二字為衍文豈其然乎鄭君
疑周之明堂反小亏夏遂疑禮文為未定之詞而假令
之其失一三四步四三尺傎倒記文以言其數其失二
云南北六丈東鹵七丈與上文堂脩廣之數不合其失

三後人之說大氐强解記文以就己見愈辨愈鑿不勝
窮詰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鄭元云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
每室四戶八窗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
室賈公彥云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
殷堊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亏義不可
故為旁九階也以周案明堂位南面有中階阼階鹵階
之名管子云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嬰則南面有三階
明甚此與廟寢祇有阼鹵兩階不同也四旁兩夾句謂
明堂四旁有兩夾之隅室此與廟寢東鹵兩夾之制不

甚相遠也窗白盛大戴記所云白綴牖是也凡夾室窗
白盛故文次兩夾下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元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亏
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鹵十一步
四尺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墊兩室與門各尻一分孔
廣森云門堂之左右有室取堂廣三分之一以為兩室
俞樾云堂取數亏正室亦取數亏正室以周案門字
句絕鄭注似有字誤云門側之堂門側之堂側當佺中涉下
爾雅文而誤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墊當是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門當佺堂即根門側之堂而言自賈氏佺

疏誤以爾雅文上屬後人遂各以意改之以致文義不
通不然三之二為門之中堂何尋引門側之墜為証門
堂巳尺三之二何尋云兩室與門各尺一分顯與記文
相違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元云其脩
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
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注今佗柱譌此據士冠禮疏校重屋複笮也
以周案夏氏大其室謂殷人高其屋謂之重屋
世室固不及重屋之高重屋亦不及世室之大此百王
損益之常道也必謂殷周之堂宜大亏夏豈通論哉曰

堂脩七尋小亏世室矣不言廣者與脩同也四阿鄭注
若今四注屋阿之言下孔晁周書注云四下曰阿與鄭
義同重屋周書謂之重廊謂別設棟以剜椽為複檐也
凡重屋必重棟周書謂之重亢孔注重亢案棟也亦必
重椽東方朔傳謂之重橑說文橑椽也一說阿棟也義
亦可通
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
尺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窗高四
尺以周案此與殷人重屋制合葢周初明堂承殷制而
為之也殷堂脩廣皆五丈六尺其堂基倍之故云明堂

方一百一十二尺攷工記殷堂崇三尺此云四尺者四古倍三積晝之誤也堂之階用納陛文遵注引孟康云納陛者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堂基之方一百一十二尺其高三尺階鑿基內尺六尺與其廣同室尺基之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爲方百尺其室中縱橫七尋實尋方五十六尺云六十尺者其周初略廣之與此與殷制甚合沈括數千載矣幸有隋宇文愷傳藝文類聚王海諸書引此尚有可攷近孔廣軒又據此以改匠人周明堂制殊不可信

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卤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公彥說言室二筵不言東卤廣或五室皆方二筵孔穎達說以夏之世室葬之則周之明堂亦應中央大亓四肭之室但文不具百以周案夏曰世室室之至大者也殷曰重屋屋之至高者也周人用夏氏堂脩二七之制以倣黌庠謂之夏屋用殷人重屋四阿之制以祀天帝謂之明堂夏屋賢其大明堂賢其高一大一高各有義類後儒疑夏之世室大亓周遂以堂脩二七之二字爲衍文或又疑周之黌廟大亓明堂遂謂東卤九筵東北七筵據一面之堂言是皆强經就我而不知周監二代各有取義也且明堂太室四

逢東鹵九筵南北七筵較寢廟之室為大寢廟禘祫亏
室羣主數十明堂以祀五帝而猶嫌其隘乎明堂本止
一堂必分四隅室者以四隅既分而太室祀五帝之位
乃定非亏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狹李
謐斥記亦非記之疵也异義引明堂月令佹東鹵九仞
當為字譌東鹵九筵南北七筵據四面通言之以明其
全堂之大凡室二筵據四隅別言之以明其中室之大
賈疏未是又案明堂九五之辨堂室之分戶牖之脩
修廣之數眾說淆譁難以備錄惟焦理堂據月令五大
廟之文以解匠人五室左右个為太廟之左右偏非別

有隅室其說較通明堂小亏路寢之故亦言之綦詳明
堂之大柱壇壝不柱屋後人張大其事語多不經其失
與封禪同封禪古禮也自漢人侈其志後世莫設舉明
堂古制也自漢人侈其事後世莫設行皆議禮者之失
也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宮方三百步柱近郊近郊三十里
韓嬰說明堂柱南方七里之郊淯亏登說明堂柱國之
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周案覲禮諸侯覲
天子為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宜亦同也近郊三十里
十字疑衍文淯亏登說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兼用大戴

韓詩咸說天子聽朔亏明堂玉藻云聽朔亏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郊信矣顏師古謂周書敘明堂有應門之制宜近在宮中孫淵如謂在國中其說本諸劉向別錄及說苑修文篇不可信

記月令言聽朔之禮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諸太廟及注以匠人五室之制言之左右个即左右个之名鄭元太廟之左右偏而或者分之為九室又且分之為十二堂賈逵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兪五室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可為安以周案明堂必有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脩之曰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太室也故又脩之曰太廟凡廟主亏室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廟可也謂之室亦可也尚書大傳引用此文而脩青陽正室明堂正室總章正室元堂正室是也太室雖有四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明堂雖有五室之分而實一堂故匠人記五室不記四堂也或者不察亏東鹵九筵南北七筵之中瓜分之為九室為十二堂尋無狹隘已甚不足以享帝聽朔乎左右个為太廟之左右偏不在隅室當以鄭注為正為鄭學者用賈逵伯說申之亦眯眯

鄭元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
鈔合之蔡邕云月令文義所說博洽遠宜周公所著
也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弟五十二秦相呂不韋淮南
王安皆取之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佹或云淮
南皆非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
正亏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汪中云月令之文洪
可忿疾聖人南面聽天下今以天子之冗四時分位柱
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
處以周案天子聽朔有二禮一在太廟一在明堂月令
所言乃王冗明堂之禮月一告朔雖北面受命亏天庸

何傷初非朝臣冗北面其平冗聽朔亏廟亦非終歲而
野處汪氏所刺者乃注家之失非月令之疵也古有王
冗明堂禮其書久逸今可藉以攷見者惟有月令故蔡
氏亦俛為明堂月令然號其禮曰王冗明堂禮是其禮
自有異亏平冗之禮也名其令曰明堂月令是其令亦
有異亏平時之令也汪氏必據平冗之禮平時之令以
相呰謫亦失顧名思義之道矣汪氏論明堂制度亏匠
人月令之文無一合既不能通其解而反詆為忿疾勇
祇見其不知量也近儒多恣其文而演其說惑矣
覲禮諸侯覲亏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應辰李謐說太室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為五室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攷工記㝠之亏五室而謬亏堂之脩廣盛德篇㝠之亏戶牖而失之亏九室以周案盛德篇上記九室為秦制下記十二堂為漢制二者不同故鄭駁异義云戴記上下顯异是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為周禮李謐斥匠人文語多悖晦其說五室外有左右个實亦九室之制與匠人文不同也蔡李兩說竝同盛德文近惠定宇宗蔡氏說佺明堂大道錄不足信

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或以為

深四尺加方明亏其上鄭元云四時朝覲受之亏廟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至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王炎說此即宗祀明堂天神不可享諸廟故壇而不屋以周案此方嶽明堂與成周明堂有別鄭注本明自王氏文獻志以此為宗祀明堂之制近金輔之汪容甫竝宗其說非也明堂為瀘天之宮故唐虞時謂之天府亏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者也何疑焉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明堂月令東鹵九筵（筵今本佺仞譌此依宋本校）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蔡邕說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

明堂者文王之廟也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
布政璧雝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別錄云明堂璧雝宗
廟列王宮左右鄭元說太廟在國中明堂在國之陽璧
雝靈臺在西郊明堂王祭上帝以文王配猶郊天以后
稷配非文王廟也蔡邕云取其宗祀之清廟取
其正室之皃曰太廟取其尊崇曰太室取其堂曰明堂
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曰璧雝
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袁準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
隱清靜鬼神所冗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
疢生交鋪囚俘截耳膾胾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禮矣

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
箸玉杯而食亏土簋非其類矣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
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夫宗廟鬼神之冗祭天而
亏人鬼之室非其處也明堂泛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
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亏天位可也牽天帝
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
享鬼歲覲之宮璧雝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冗靈
臺望气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以周
案蔡說清廟即明堂本盛德記記言明堂蓋之以茅而
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是明堂即清廟也清廟者清虛之

廟非鬼神所常處也而或者因宗祀文王亏此遂以爲
文王廟亏非也蔡說太廟太室卽明堂本月令明堂位
但月令太廟指太室之淸廟非謂七廟之太廟明堂位
大廟天子明堂謂魯亏大廟濛其制也周天子立宗廟
亏王宮之左營明堂亏國之郊顯爲异地蔡說大學璧
雝卽明堂本盛德記大學卽璧雝璧雝之制與明堂同
故漢初合明堂璧雝靈臺謂之三雝亦謂之三宮則三
者各在异地非爲一體亦明矣盛德文未可據也孝尼
難蔡有是有非
盛德記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宋書禮志云周書淸廟

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亏斯以周案明堂無左
右房路寢無四隅室云同制者亦據大判言之爾合而
一之斯大謬矣
盛德記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元說堂上
爲五室象五行木室亏東北火室亏東南金室亏西南
水室亏西北土室亏中央以周案明堂五室濛五行生
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亏乾金而六成之亏坎
故乾爲水室坎爲水堂亏支爲亥子三木生亏艮水而
八成之亏震故艮爲木堂震爲木室亏支爲寅卯二火
生亏巽木而七成之亏離故巽爲火室離爲火堂亏支

爲巳午四金生亏坤土而九成之亏兌故坤爲金室兌爲金堂亏支爲申酉其象如此孔顨軒改易其文殊失鄭意焦理堂闡發其語亦未得鄭義也盛德記引明堂月令以九疇言斯乃鎔綜之數未可拘泥不然四九之金夐南位二七之火克鹵方揆之亏義似有刺謬矣

夐義云今禮戴說明堂有九室明堂月令書說四堂十二室古周禮孝經說明堂五室凡室二筵許愼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元駁云盛德記下顯與本章夐九室似呂不韋佹春秋時說者所詘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周人明堂

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亏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以周案鄭君謹守匠人五室之文駁九室十二堂皆非古制此千古不刊之論其注月令仍以匠人五室解之義本先鄭見隋牛弘傳而疏家申鄭亏五室外又分四堂是與秦九室同制非鄭意也但鄭謂五帝各有一室此意實誤五帝之祀必在太室非蒼赤白黑四帝各祭四隅之室也且鄭說分祀五帝本亏緯書攷史五帝本紀正義引帝命讖曰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之府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之府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之府周曰

總章元距者黑帝之府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之府周
曰青陽據此則祀五帝竝在大廟各尻正位故太室四
正有太廟之名豈謂二筵隅室可容天帝乎書曰王入
太室祼凡有祼獻皆亏太室中行之也唐禮儀志云兩
漢季秋合饗總亏太室正合古制而後之學者多沿鄭
說而未之察
鄭元云明堂位天子負斧依為斧文屏風亏戶牖之閒
皇侃云在明堂中央太室戶牖閒以周案鄭知斧依在
戶牖之閒者據覲禮文推之也然覲禮所言為東鹵房
東鹵箱之制故記云几俟亏東箱其戶牖閒為堂之正

中明堂為五室之制中央太室即有戶牖戶尻中牖在
戶之冏旁戶牖閒不舉為正中故記但言負斧依不言
戶牖閒而鄭注轉以戶牖閒實之失記者之意矣凡諸
侯朝位南北面皆東上東鹵面皆北上記文六戎之國
東面南上南當北面皆北
鄭元說明堂九階或云十二階以周案九階本亏匠人
而賈馬諸儒以匠人九階為九等階意亦謂明堂十二
階與明堂十二階蓋秦漢制三禮圖云秦為九室十二
階
明堂漢孝帝以祀太乙五帝明帝專祀五帝晉孝帝除

五帝坐特祀昊天唐許敬宗之議同唐垚后又合祭天地明太祖亦沿其禮以周案明堂太室有五位以祀五帝當依漢明帝制晉摯虞議仲尼俾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且攷郊堂兆位冗然异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摯虞說是參見郊祀門

唐有司奏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网漢季秋合饗總亏太室以周案明堂祀五帝總在太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即以垚王彘祀明堂亦是位闕其三

唐禮儀志云明堂大饗古禮鄭元議祀五天帝王肅議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元議祀五天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以周案五行帝即五天帝明堂祀五帝鄭王初無异辭而改祀昊天者乃司馬炎之謬制許敬宗之肊說也而宋後儒者多取其言以為濂何哉

鄭元云祭濂云祖文王宗垚王謂祭五帝五神亏明堂以文垚其配王肅駁云古者祖有功宗有惠祖宗是廟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亏明堂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亏明堂不舉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廟又尊其祀韗謂祖亏明堂者乎何佟之云孝經是

周公尻攝之禮祭濛昰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般有
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傅湯契長孫無忌云如鄭
說祖宗合為一祭春秋外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
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昰一事非謂祖宗合祭亏明堂
也以周案明堂為祀五帝之天府而宗祀文王以配者
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也宗字从宀从示說文宀交覆濛屋也示神事也宗祀
與上郊祀對文為義事天亏壇謂之郊郊不屋事帝亏
明堂謂之宗宗取濛屋之義朱子曾言之郊宗為祀天
帝之定名與宗廟之祖宗自別詩序我將祀文王亏明

堂也不及武王鄭氏信緯緯云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
五帝宗亦未嘗及祫王長孫之難鄭立說甚允佟之之
難王非也然王肅訓宗為尊與上郊祀文例不合郊為
定名尊為通稱一實一虛非立文泠也　又案崔靈恩
申鄭說文祫皆杜明堂之上連祫竝配或說祫王汎配
五帝或說文王配五天帝亏堂上謂之祖祫王配五人
神亏堂下謂之宗說皆爺刺不可通　又案朱子云為
壇而祭謂之天祭亏屋下而以神祇事之謂之帝朱子
辨天帝雖未確而宗祀取屋祭之義自當阮文逢亦主
昰說但多牽強言之百

受業江陰張之純
錢榮國仝校

司馬光呂誨等議觀古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憲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以周案周公配文王亏明堂本為定制以后稷配天推之自見唐宋之君遞以其父配天豈禮意哉司馬之議當矣然司馬等又謂眞宗配享明堂未失古禮斯議亦謬當以錢公輔之議為允錢說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數語尤足以翼經

定海黃以周述

何休說質家右宗廟文家左宗廟鄭元說廟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陳祥道說宗廟陽也故尻左皆南鄉禮運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繫梁傳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諸侯之廟在閾門內則天子可知戴震云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以周案鄭注士冠禮云周左宗廟注祭義云周尚左意亦謂夏殷尚右也說與何同先鄭說天子五門曰皐雉庫應路

廟

則諸侯三門雉庫路也雉門為大門蟜之饗亦祭宗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雉門有兩觀觀謂之闕不出闕門已出祭門也祭門即廟門則廟門在雉門內有明證矣庫門為中門廟在治朝之左廟門在中門之左出廟門至大門必經中門外故司儀曰授幣下出及中門之外門者依注疏說廟在大門內未為不可通也但以毒門毒曲之文核之似載說為長

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大祖冗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賈公彥云諸侯五廟大廟冗中二昭冗東二穆冗鹵周七廟或亦如之以周案宗

廟外為都宮者所以合七廟序昭穆也廟皆橫列賈疏是孫說雖與賈异而廟必南嚮以象人君之朝二說同也敖君善說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鹵廟各有大門有中門其謬不待辨　又案王宮三里廟居三分之一尋一里三百步今定廟廣十八筵計二十七步說詳宮室門七廟竝列計一百八十九步尚餘一百十一步可為堂下餘地及廟閎巷道近人攷廟制者拘守伏傳堂廣九雉之說七乘之尋三百十五步即不加餘地巷道已不能容亏是有宗孫毓之說者有謂周止五廟文武世室在別地者胥失之矣

禮賓入大門後有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鄭元云周左

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買公彥說諸
侯大廟冗中二昭冗東二穆冗鹵廟皆別門門外网旁
有隔牆隔牆有閤門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
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朱熹
云入門曲而東有閤門又曲而北有都宮門乃至祖廟
胡匡憲云聘禮云賓入門左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
門則揖入廷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葢入雉門矣賈
以為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既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
郝金鶚云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
及廟故尋有每門每門為庫雉二門賈以為閤門誤每

曲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為一曲直廟門折而北
是又一曲曲不屬亏門賈以為門皆有曲又誤以周案
士祇二門廟在大門內故士冠禮賓入大門之後曰每
曲揖不言每門其東入廟亦祇一閤門也諸侯有路庫
雉三門其廟在中門內故司儀諸公相為賓及諸公之
臣相為國客亏及廟皆言每門聘禮亏入大門後亦
云每門每曲揖為自大門至廟有及中門揖又東及閤
門揖也鄭準士冠禮以為諸侯之廟亦在大門內似無
每門可言故疏家下屬每曲為義以為門皆有曲明經
因每曲而及每門也又以司儀義不主曲亦曰每門則

必非祇一閤門因謂廟各有閤門東行經三閤門乃至
太廟朱子知太廟南自有門不由卤二廟入而閤門又
祇有一亏是取孫毓說以為又有都宮門都宮門實廟
門與經每門之文枉入廟門前不合金氏又以閤門不
見經傳遂以每門為大門中門與經每門之文枉入大
門後又不合其實寢廟相通必有一門無可疑也
鄭元云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孔穎達云明堂位云太廟
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
也覲禮朝諸侯枉文王廟而記云几俟亏東箱者是記
人之說誤耳以周案明堂祀五帝故四達無壁宗廟一

廟一主似無須如明堂之四達爾雅室有東卤箱曰廟
是東卤明有牆矣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明堂有四
隅室而無左右房如果全仿其制則下文何云夫人副
褘立亏房中乎天子受覲禮枉文王廟記云几俟亏東
箱則廟有左右箱之制矣經云天子設斧依亏戶牖之
閒則廟之太室亦東戶卤牖之制矣孔疏以記為誤豈
經亦為誤乎然鄭注之言本亏周書路寢制如明堂伏
生書傳言之矣宗廟制如明堂亦可依伏傳路寢制言
之傳云三分其廣以其二為內內者中央之太室也凡
經所言室之枉北楣者皆小惟天子廟制室亦中央如

明堂獨大為之故俾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是也魯之
太廟如天子故春秋書太室屋壞其廟之北楹以後分
東房鹵房北堂亦如明堂伏傳所謂東房鹵房北堂各
三之一是也此則廟制之仿亏明堂者說詳宮室門
又案大戴盛德篇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馬融盧
植蔡邕穎容王肅皆宗其說袁準辨之已暢說詳明堂
學禮二門
馬融云太室廟中之夾室服虔云太室屋太廟之上屋
也以周案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複廟
重屋也服云上屋即重屋天子廟制中為太室太室之

上有重屋魯廟同天子制故服注左傳大室屋云大廟
之上屋公羊經伇世室世大義通傳以為伯禽廟左氏
家說以為大祖廟總之兩廟同制也馬氏以天子廟制
如諸侯路寢其注書太室以為夾室殊非周用殷重屋
之制以為明堂又用夏世室之制以為宗廟其所异者
中有東鹵箱南無兩隅室及窗牖之多少而已後有圖
以明之
石渠論白虎論竝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尹更始盧
植云曾子問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制禮梁傳天子七廟
皆據周言鄭元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

四殷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
二昭二穆王肅之徒云商書已言七世之廟則天子立
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以周案禮言王者立
始祖四親廟此定制也商以契湯而有六周以后稷文
武而有七其一祖者止立五廟故呂覽諭大引商書云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者鬼也蓋五廟通制爾佹僞書
者改為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說者謂觀德亏七廟之外
誤矣　又案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立四廟此通制也商周世為諸侯以契稷為始祖
及其既為天子禮不可易其始祖相仍不改其後商祖

湯以契為祖之所自出周祖文武以稷為文武所自出
其禘祭行之亏祖所自出之廟而以其祖配之解者乃
謂行禘亏其祖之廟而祭其祖所自出之㺚不顯與經
文悖乎禘嚳為郊禘禘祖所自出為廟禘二者固不可
掍也說詳肆獻裸饋食円後世之君多由崛起而議禮
之臣又拘執商周有契稷之祖勞為比附如曹魏之祖
虞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又或姑推上世之祖不論功德
如唐之祖景皇宋之祖僖祖豈有合亏禮意哉
鄭元說周制七廟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王肅云
天子七廟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二祧幷始祖及

親廟四為七周之文武受命之王非常廟之數凡七廟
皆不倂周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
有天下者事七世今使天子諸侯立廟竝親廟四而止
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云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
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四親廟用七人姜
嫄廟用一人適盡若更加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
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
之祖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何以云七廟無虛主故以
周禮孔子之言為本鄴梁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
論白虎通為證諛七廟斥言元說為長以周案漢韋元

成等議云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石渠論白虎
論竝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是卽鄭說所本也王肅
據劉歆說謂文武非常廟之數然劉歆據王制鄴梁傳
以為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與韋元成二昭
二穆文武世室及太祖廟而七之說異其云宗不在正
廟數中者舉殷三宗斥言周成王而謂文武受命之王
亦如三宗不在七廟正數此王肅之肊說劉歆無此言
也文武受命之王當與成湯同例比之三宗守成之君
擬不于倫矣且謂祭及高祖之祖父是親廟有六矣不

惇亏小記立四廟之文乎亏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二世室是有四昭四穆合太祖之廟而九矣不又惇王制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之文乎先君子儆居集云祭濂言諸侯五廟之制祖考廟不月祭指始封君之祖考無大功德者言之方始封時月祭及三親廟不如天子之月祭五廟享嘗及五廟不及天子之祭七廟其後始封之君為太祖則月祭祖考廟王考廟考廟其皇考廟顯考廟同亏天子之二祧諸侯有賢者卽以二祧為世室是以魯有魯公之廟武公之廟擬文武二世室天子諸侯之分如此則王肅疑鄭君言天子之四親廟無以

吾亏諸侯其說非也國語有日祭月祀時享之文日祭者忌日之祭月祀者薦新之祀時享者祠禴嘗烝之享祭洽云天子享嘗及二祧鄭君注以享嘗卽時祭然則四時之祭上及二祧既祭文武之主二祧中之主亦必祭之攷祫之禮祧廟之主與各廟之主皆合食亏太祖禘則太祖廟之遷主合食太祖文王以下之穆主合食亏文世室武王以下之昭主合食亏武世室其未立世室之時四親廟之主分昭穆而合食亏二祧時祭各祭亏其廟與祫禘不同而兼及遷主則同王肅疑天子之廟依鄭注止祭四親而不及高祖以上其說又非也

記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匡衡云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
世不墮繼別以下五廟而遷韋元成云立親廟四親親
也親盡而迭毀鄭元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
肅云受命之王故立四廟劉敞云此有脫文當云諸侯
及其太祖而立四廟以周案此記文承上罍服而言見
廟制緣服制而起也匡韋网說滾合記文以五為九上
殺親畢之義為鄭注所本王肅謂天子祭及高祖之祖
父是立六廟非四廟矣而因以四廟為受命王之制是
遁嗣也劉氏改經尤為無忌憚者

記言廟制有據一代之禮者有參合古制者有從太祖
已正位言者有溯其未正位之時言者祭濛言天子諸
侯大夫之廟制與諸書異而實相通說者不察妄加肆
駁以周案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立太廟二世室
其或無遠祖可祖則宜以始受命為始祖而始受命之
祭其祖考亦當立考王皇顯祖五廟皆月祭之其親盡
之主亦立二祧之廟分昭穆祔之享嘗乃止此溯其始
而言之立七廟以昭定制也從其後而言之遞遷其主
亦毋容增廟五世而後受命王冗祖考廟乃正始祖之
位百世不遷其餘為嗣王四親廟親盡亦迭遷亏二祧

皆合祔之不祫壇墠而受命王所祭無功德之考若祖
祫祧爲壇所祧無功德親盡之主祫壇爲墠有禱則陳
其主亏壇墠而祭之無禱則止仍藏其主亏石室祧無
專廟合而祔之而已壇墠之主不合祔亏祧廼而藏之
而已此損益古制盡美盡善以爲後王濂者也而諸說
之駁斥祭濂之文者不一皆緣解者之誤解非記文有
誤也

一云祖考卽始祖始祖百世不遷而今亏諸侯大夫有
祫祖爲壇之文非祖德宗功之義以周案祭濂所謂祖
考者乃始祖上之無功德者也非謂有功德之始祖可

祫而在壇也

一云王制言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太祖今不及太祖而
立五世之祖考非追遠歸厚之義以周案王制所云從
太祖已正位後言之祭濂所云溯太祖未正位㫐言之
義不相悖而實相足

一云二祧卽文武之廟祭止享嘗非尊祖敬宗之義且
文武百世不遷者不曏云祫祧爲壇以周案天子特立
二廟亏太祖之下四親之上而此二廟不曏有高曾祖
禰之僻又不可以無名因以其世數之遠也謂之遠廟
又以其本在祧遷之剏謂之二祧遠廟爲祧有二祧係

始受命者之親盡遠祖亦溯其祧而言不舉據文武已
正位後以難之也
一云祫祧爲壇祫祖爲壇晉張融曾疑爲衰世之法以
周案馬氏文獻通攷秦氏五禮通攷皆惑亏融說先君
子曰始封君宜正太祖之位則太祖以上之主有當遞
遷石室者矣是祫祖爲壇之例也祫祧者亦謂失位之
主耳在周如不窟以下是也非謂周之享嘗專祭文武
而祧廟中如成廟之主亦祫之而祭亏壇也
一云祫祧爲壇有禱則祭無禱則止與大祫升毀廟主
之文不合故鄭有祫乃祭之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意以

周案祭濮所云壇墠之主係始受命者之親盡無服之
遠祖也既以始受命爲始祖而始祖上之遠祖可合祭
亏始祖廟而逆祀之乎抑順祀之而屬始祖之尊亏下
位乎俱未見其可也鄭注祫乃祭之實害記意非以救
記之失
一云自官師不舉與士大夫同祀其祖庶人不祭不爲
士大夫而親亦卽爲無祀之鬼必非先王制禮之意以
周案士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則亏廟薦則亏奠
祭法所云乃是廟制祭典故不及奠薦之禮非謂制不
舉廟祭遂并不薦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大夫士

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异亦不害祭及高祖此
通論也先儒不知無廟者仍薦亏寢因謂大夫士祭不
及高曾無以申孝子慈孫之情馬氏通考謂古今异宜
古有宗法大夫士阻亏禮不祭高曾而高曾之祭自有
宗子司之元未嘗廢如其說宗子尋祭高曾其禮反隆
亏別子亦不尋其說而强為之辭也秦氏通考從萬充
宗說謂大夫廟止亏三其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更屬
杜撰廟無二主會子問已明言之廟各有名祭法尤明
箸之設可合二主三主亏一廟將名其廟為何廟乎
國語展禽言四代禘郊祖宗報之五禮記祭濮本之鄭

元說祭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
祖宗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王肅云祖
宗是廟不毀之名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亏明
堂何佟之云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
偁湯契以周案禘郊不必其祖宗既謂之祖宗矣則必
用其姓也虞夏同祖顓頊者左傳云陳顓頊之族檮杌
顓頊之不才子陳卽舜後檮杌卽鯀則舜禹同出顓頊
矣舜之宗堯亦以情同父子不尋因此遂疑祖宗猶非
用其姓也且柳下言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如
謂合祭明堂曰祖宗則五祀止尋其四矣鄭義非也祖

宗是宗廟不祧之名殷三宗卽柲下所謂報是也佟之
不尋以此難王
异義云匡衡說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
說經僞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
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鄭元不駁以周案劉歆云天子七廟七者其正瀕數可
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德則宗之不可
預為設數故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
是言之宗無數也劉氏此說甚明王者建國若社左廟
其地各一區而不可踰故宗廟有常數惟受命王及四

親廟餘不尋與也若殷三宗周成宣後世宗其德而別
立廟以報祭之劉氏謂不在正瀕數中是也凡報必有
廟特不在宮寢左與正廟竝爾

辰禽言虞報幕夏報杼商報上甲微周報高圉太王以
周案三宗祖甲亦商之所報也姜嫄亞圉成王宣王亦
周之所報也凡報必有特廟磬頌閟宮毛傳以為先妣
姜嫄之廟在周左傳敢忘高圉亞圉賈逵杜虔以為周
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王子朝之亂單子盟百官亏平
宮杜預以為平王廟時尚在則成王宣王亦必有宮矣
特無見文爾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匡

衡說成王宣王皆以時毀豈其然乎

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以

周案魯無武世室武公之廟止倂武宮成六季公羊傳

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明堂位文多後人羼入不可

信也春秋書世室屋壞榮梁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

也周公倂太廟魯公倂世室羣公倂宮如魯有兩世室

春秋當別白書之如桓宮僖宮之例矣

舊說遷主所藏曰祧祧主藏而不立以周案自古廟主

藏亏室之鹵壁堛中故公羊傳謂桌主曰藏主此不獨

祧主然也祧主亦設立特合祔之無專廟云爾豈曰藏

其主而不立也藏主不立乃壇墠之制不可以之說祧

主也自祧禮不明而廟制難復東漢以來皆用同堂异

室之制非皆因陋就簡也自謂五世卽遷毀主不立幾

同無祀之鬼亏心有不忍也貢禹韋元成諸儒攷定廟

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穆主遷亏

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廢而為虛宜為劉歆所駁也祧

之言超也超上亏宗廟合祔亏夾室倂之曰廟祧尊之

曰宗祧亏四時修享嘗之儀亏享嘗飭勳堊之職亏五

季修祫祭之禮亏祫祭見合食之榮此生順死安而禮

義不愆者也

鄭元云祧之言超也超上云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亏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亏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王肅說祧親盡之廟以周案據周官守祧文祧殺亏廟經傳中有毀廟為祧者如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及左傳所云先君之祧豐氏之祧皆賓主引以自謙之辭非以祖廟藏祧主遂尋祧其祖廟也昭元季傳曰其敢愛豐氏之祧時豐氏為大夫止及二世襄九季傳曰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祭法孔疏申其義時冠亏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是祧非必親

盡祖廟之名也

盧植云二祧謂文武鄭元云先公之遷主藏亏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亏文武之廟王肅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如鄭說是為三祧何祭濛云有二祧焉朱熹云武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亢昭之北廟大王亢穆之北廟王季亢昭之南廟文王亢穆之南廟猶為五廟也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慶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成王祔當云大王祧文王遷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亏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亏鹵北謂之

文世室亏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其王時則
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亏東北
謂之武世室亏是慶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
後則穆之祧者藏亏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亏武世室而
不復存亏太廟矣以周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
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先王為
廟先公為祧周之廟制當定自周公周公為成王立四
親廟又佖二祧豫為文武二世室地益廟制一成之後
不可復變必非周初立五廟至穆昭二王又增文武世
室中庸篇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此周公立七廟之義證也時太王王季
尻四親廟故追王之此守祧先王曰廟之義證也案追王之
事大傳屬之武王中庸屬之周公葢武王已追王太王王季至周公追改廟號以為廟祧之分故守祧云然鄭注以為武王追王周公改葬殊有未安殷百季之朽壞飾四世之枯骨度非周公所出許氏駁之矣亞圉
祖紺先公之主時尻二祧不追王不毀廟此守祧先公
曰祧之義證也先王親先公疏故有修除黝堊之別其
後其王之世文武尻二祧即定為二世室則黝堊之祧
改為修除之廟矣而文武以上之祧主不易下入子孫
之廟故又祧亏太廟之夾室二祧云者溯其始而言也
文武二世室據其後而言也溯其始而言謂之二祧無

三祧之名據其後而言謂之世室幷無二祧之名且二
祧非止存高祖之祖父凡親盡以上之主皆與焉如王
肅說是周禮以守祧名職僅守此高祖之祖父二主其
餘盡云祧為壇墠則所祭祇及六世餘為無祀之鬼矣
豈禮也哉毛大可謂四親廟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
之遷廟更鑿
异義云禮祭濮天子有遠廟曰祧將祧而云之故曰祧
云祧曰壇云壇曰墠皆藏亏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
以周案云祧云壇之主仍藏祖廟許君說是則祧主宜
有別矣舊說祧主藏而不立與云壇墠之主同可知其

許宗彥云曾子問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遷廟卽祧也
載二祧以行五廟如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幷五廟皆
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其正廟之五廟不
可虛主也當七廟句五廟無虛主又句自虛主者以下
為更端乃兼諸侯言之馬昭張融誤讀七廟五廟連文
後人以天子諸侯分釋之至欲據為祧廟在七廟外之
證非也以周案許氏說廟祧之制以為天子五廟一祖
四親又建遠廟二祧以藏親盡之遷主二祧雖文武亦
迭遷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者祖宗亏明堂不關廟

祧之制遂肆駁聿元成劉歆鄭康成文武廟不毀之說以爲祧者遷廟乃以爲不遷之廟名實相舛不知周之明堂雖有文王主卽有文王主未必兼有武王主古人一廟一主其二主同廟者惟下士一廟有然耳且古言文世室武世室明文武各一室矣謂明堂一太室中有兩世室可乎其說祖宗亏明堂已不可通則舊說天子七廟有文武二世室其言可廢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據始受命王而言故二祧可去而之壇之墠及文武已正世室自百世不遷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許氏乃謂文武卽有受命之德亦不能不

爲周之毀宗斯言出何經典耶其解曾子問此條義尚可通故錄之然亦不可泥七廟中五廟無虛主亦據初有遷主而言故下曾子又有無遷主之問若其七世八世以後遷主已多雖師行載遷主而七廟皆無虛主矣則舊說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無虛主分說義亦無妨也

周官修祧勫堊槃梁傳云天子諸侯勫堊大夫蒼士黈以周案禮家舊說勫黑而堊白范甯說勫堊皆黑與禮家違爾雅地勫而牆堊徐邈說勫黑柱堊白壁與雅訓又戾惠半農從范徐說謂勫堊不獨飾牆與地兼以飾

楹魯莊丹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廟飾不以丹也朱門洞
達當陽之邑鬼神尚幽故宜黝堊揆之經義殊有未安
廟曰修飾祧曰黝堊則廟飾必有異亏黝堊可知也釋
經賢當無取立異
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
亏大寢小寢鄭元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
祧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皃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
祖以下始祖曰太寢焦循云若祧與五廟並列而祧獨
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洪頤煊云
廟寢各自為垣故廟七寢五不相違背寢南廟北有衖

左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寢在道北是其證以周案周
初正廟五故五寢二祧無寢可也及文武正位世室似
不導無寢其有薦享豈坿亏太寢與　又案閟宮詩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寢謂廟寢上曰寢下曰廟互文尒雅
路大也路寢大寢也大寢者始祖之廟寢此注其証也
先言始祖之大寢後及閔公之新廟與上章后稷親而
先后帝同義詩箋不及此注為長注引詩寢廟繹繹獨
斷呂覽注續漢志佺寢廟奕奕葢三家詩有合二句為
一句而寢為廟寢尤顯矣

受業江陰吳聘珍
鄞族　安舒仝核

定海黃以周述

异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桑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桑無夏后氏以松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元無駁以周案說詳器祭門

白虎通義云主用木方尺或云長尺二寸五經通義五經异義竝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謚亏背以周案公羊何注說同通義蓋有所授之也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

之异文略云穹中央以逢四方者亏面背左右各開孔
逢中央御覽引禮記外傳云廟主四向孔穴午逢相通
此之謂也唐及金元俱準是式或說背面亦開孔似非
制槩梁疏廙信所引衛次仲說卽衛宏漢舊儀文有脫
誤詳見續漢志劉注此本漢制為說與古不合明代禮
家多用程子伊川主式亦不古

廙信從衛宏漢儀說宗廟主皆用桌祭訖納亏鹵壁堌
中續志注引伧大夰地六尺一寸當祀則設座亏堌下
室鹵牆壁堌中夰地六尺一寸無末句 高堂隆從馮君章句
據通典賀循引如此槩梁疏廙信 所引云夰地一尺六寸無末句
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鹵壁之中遷廟之主亏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擊虞決疑云廟主藏亏戶外鹵墉之中類聚
引伧北墉 茲依通典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孔穎達云廟北壁內
為石室以藏木主以周案正廟之主藏太室鹵壁白虎
論亦同漢師本無異說孔疏以為在北壁非遷廟之主
據通典高堂隆語馮君章句但言藏大祖北壁中不言
太室是馮君之意謂在兩夾之北墉也高堂以為堂上
無藏主似亦非

惠士奇云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匱祏為石函則匱為
木笥矣以周案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據
此祏卽石室之主石室亦曰石函非二物惠氏誤以壁

坎當石室反致疑左傳徙祏反祏之文非也司巫曰祭祀則共匶主及道布是匶亏祭時設之平時枉石函無匶此沿墊虞而誤

記曲禮揖之廟立之主曰帝崔靈恩說是為記時有主入廟僤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濃呂大臨云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葢殷人祔廟僤帝至周有諡始不僤帝以周案崔氏據漢制言當從呂說史索隱引譙周說夏殷之禮生僤王亦廟主皆有帝名配之此呂說所本聞之師云此書所謂殷禮陟配天也古史紀帝王之卒曰陟配天謂僤帝鄭注所謂同之天神

訓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藉謹案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亏囪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為主鄭元駁云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藉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祏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盲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以周案魏徐

邈王肅以為大夫士有主皆由重推之後魏清河王懌
議云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箸亏逸禮公羊傳
大夫聞君之罟攝主而往今以為攝神斂主不暇待徹
祭也後儒以大夫士有主者說不出此鄭君以少牢特
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從公羊家
說以為大夫士無主文二季公羊注引士虞記曰桑主
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上二句
逸禮記文下句卽公羊家說然據逸記文士自有主矣
彼云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無主明有土子民之
大夫士固有主也且大夫士有干祫之祭亦非不序昭

穆郊特牲直祭祝亏主鄭注謂薦熟時如特牲少牢饋
食之為則大夫士之饋食自有祝主之事矣攷直祭卽
饗禮特牲饋食拜妥尸後有祝饗之文士虞載祝饗禮
云佐食取黍稷祭亏苴祝祝注引或說苴主道此卽公
羊家士結茅為菆之義蓋大夫士有土子民者祝亏主
其非有土子民者祝亏苴與古者祭有獻酬酳嘏之禮
主無能為也故立尸以代之尸恆有事主恆無事惟恆
有事故少牢特牲二禮記之特詳惟恆無事故亏直祭
祝之其位而已餘無見焉

鄭元云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

曰穆孔廣森云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尚左神道尚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冢人墓地亦以昭穆為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尋無亏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與文王俾穆武王俾昭二祧竝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亏父矣以周案左昭右穆據人子入廟助祭為文若以始祖坐向而言其父曰昭居右其子曰穆居左正合神道尚右之義經言昭穆不言穆昭以此其後子孫各以昭穆之班祔自為尊卑又不以昭穆為尊卑如新死者入昭廟與其父竝剡四親豈亦可謂尊亏穆廟乎文王俾穆武王俾昭其舊班本如此非

周公欲先文王而穆之也孔說泥矣

何洵直云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為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說者謂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右可移左左可移右不知廟次雖遷惟昭穆之班一定不移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宮之奇謂太伯虞仲為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為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俾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俾穆其為子一也對父或俾昭或俾穆知昭穆為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异也以周案何氏所闢

陸佃說也陸氏泥亏昭尊穆卑之說新亦者必入穆廟祔一主而先代昭穆畢亂朱子謂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蓋廟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故也

春秋文公二季躋僖公左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會公羊傳云先禰而後祖絜梁傳云先親而後祖何休說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亏文公亦猶祖也范甯說親謂僖祖謂莊賈公彥說兄亦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萬斯同說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亦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今文公躋僖亏閔上是躋禰亏祖上矣故公羊絜梁左氏以祖禰父子言也以周案王侯之家盡臣諸父昆弟不舉以士大夫家法相例為之臣者為之子嗣其統者當禰其君臣子一例君父同敬無所异也其廟次之遷亦如眞高曾祖禰之制故外傳躋僖公弗綦曰明為昭其次為穆即以昭穆言之朱子禘祫議周九廟圖祧廟議竝以兄弟為昭穆是也晉賀循議殷之般庚不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莊述祖駁之云般庚亏陽甲臣也亏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族人不

㚔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㚔以其弟戚陽甲矣
亏其生也以臣事之亏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
不祭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般庚不繼陽甲且不
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庿哉且
兄弟相代非受之亏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
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為此說者羙所後之君而陷其
君亏大惡皆㚔羣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且正矣
然猶惑亏何休杜預閔僖兄弟同昭穆之說以為諸侯
五庿祭必及其高祖抑知閔公祔庿僖公已不能及高
祖矣而謂文公必合祔僖閔而不祧高祖乎設或如晉

元帝以從父繼從子必祭及其高曾則豫章潁川之主
毀者復還還而又毀直兒戲之事非嚴事之道也范注
之謬疏已闢之
㚔義云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
大惡許慎謹案同左氏說鄭元駁云兄弟無相後之道
登僖公主亏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以周案許蓋主
閔僖異昭穆之說故以為大惡鄭則主兄弟同昭穆之
說故以為小惡當以許義為長漢季議嫏帝順帝之次
周舉呂勃皆以為兄弟同昭穆棄成遵時王之制以為
言非古也近淩曉樓申何注以為臣子一例此自施之

亏服制必不可通之亏廟制殊不愈公羊此文為服制發卯抑為廟制發卯阿注違傳近時說家洽之大弊深可慨也

舋義云禮戴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敢專祖亏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舋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準禮公子舋祖先君公孫不舋祖諸侯謹案周公以

上德封亏魯舋郊天秉用四代之禮樂知亦舋祖天子諸侯有舋祖天子者知大夫亦舋祖諸侯以周案鄭注郊特牲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周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云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許鄭同義然鄭亦謂有先王廟百不云祖天子

賈逵杜預說左傳魯為諸姬臨亏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亏周公之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穎達云凡始封之君不舋立出王之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

王之廟鄭祖厲王晁也此皆特賜非禮之正林喬蔭林
昌彝等說周命魯為文王之大宗鄭為厲王之大宗以
統先王之諸子自不臐不以先王臨之故命立其廟記
云諸侯不敢祖天子為王子所同而魯鄭之臐祖天子
為王子之為大宗者所獨諸侯之公子亦然故魯傅宗
國季氏亦傅宗卿以周案卷服傳曰公子不臐禰先君
公孫不臐祖諸侯與戴記文同戴記又曰公廟之設亏
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桓立桓公廟論語三家之
堂謂桓廟也魯之有周廟者注家以為周公自出之文
王廟甲之者又據祭僕文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

禽都家亦如之鄭注謂同姓有先王廟晁當時亦不獨
魯有宣王封鄭桓公立厲王廟實仿周初舊制殊不愈
王鄭有厲王廟亦傅周廟見昭十八季傳亦未嘗敢祖
厲王其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不過時人牽說以明子
不先父會之義其實鄭自祖桓公宋當祖契湯如果鄭
祖厲王則厲王廟當傅大廟何以鄭人救火曰使祝史
徙主祔亏周廟乎諸侯臐祖天子者惟二王之後其餘
同姓後卽有先王廟不在五廟之列別之曰周廟固不
以為太祖也知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三家之祖桓公其

非禮自明矣

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亏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眾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也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鄭[元]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孔穎達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亏廟祀所出之王故礿與鄭皆有周廟惠士奇云都家立祖王廟起亏東遷之後濫觴亏春秋通行亏戰國迨未之聞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廟也廉成謂都山川

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其說近之九皇六十四民皆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曏之以周案邑有先君廟曰都故曰都宗祀然其廟時王因事特建未必王子弟之祖王也家祭祀不曰宗先鄭謂公卿自祭其祖是也家祭給鮮俱亦賜禽後儒據鄭此注王子弟有祖王廟反有疑亏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之文大謬惠氏嬌之必謂春秋以降都無先王廟亦未盡是

孔穎達云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毀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始封君之子毀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毀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陳祥道云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益亦廟止高祖而已謂毀立五廟無是理也以周案北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文王世子五廟之孫鄭注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毀倘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盧觀議諸侯有祖考廟祭五世之禮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毀併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毀為五乎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八世天子乃毀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以周謂周七廟之制定自周公必非至七世子孫始有其制祭法諸侯五廟有功祖為壇之文是諸侯始封亦預立五廟權升太祖廟遞遷而遞毀之也王延業之說主亏緯文盧觀之

說合亏經義陳氏禮書用王延業議敖君善因謂始封君之時其祖考廟在故家不可上及亏為臣者毛大可用孔疏又以為諸侯祖廟有三等一如王者之後始封時五廟皆實一如齊楚之類立四親廟是虛一而實四一如鄭之尋祀父厲王而餘四親皆天子諸侯不敢祖厲王而實一此等謬說固不待辨

鄭元云大夫之太祖謂別子始虀者大傳云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虀者亦然孔穎達云雖非別子始虀者亦然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尋虀命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尋為太

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尋虀命者後世始尋虀命自尋為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尋為太祖以周案孔疏弟三條是弟二條身既不尋虀命又何別子之俜弟一條遠世子孫有以己之功德始尋虀命者或可不以別子為太祖其以先德尋虀命者仍當以別子為太祖也

孔穎達云王制所言皆殷制故雖非別子亦尋立太祖之廟若周制別子始虀其後尋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尋立始虀者為太祖故鄭荅趙商問云祭法周禮王

制或以夏殷禘以周案祭祫所言為始禰大夫者未正
太祖之位故三廟無太祖王制所言為始禰大夫者已
正太祖之位故三廟有太祖鄭志以為夏殷周禮之異
未是孔疏謂非別子後不舉立始禰者為太祖叓謬
异義云公羊說未踰季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
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舉緣
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許愼謹案禮云臣不殤
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舉之大
者也鄭元駁云未踰季君者如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
俑公書卒弗謚不成亏君也廟者當序亏昭穆不成亏

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
尙皆不廟祭而祭亏陵云舉之重者此何故不舉殤者
十九向下未踰季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孫
毓五禮駁云其幼沖紹位未踰季而薨者依漢舊制不
列亏宗廟四時祭祀亏寢而已以周案莊二十八季何
注云未踰季之君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
葬云無子不廟者有子則其子嗣立其父雖未踰季當
廟序昭穆其說可通至晉又以無子不廟之例施之皇
子斯謬矣

通典云晉中山王睦乞依六藝之祀舉陶杞鄫之祀相

立廟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為嫡統承
重一人尋立祖禰之廟羣弟雖竝為諸侯未尋立荀顗
議宜各尋立廟虞喜曰始封之君其父非諸侯尊同體
敵無所為厭竝立禰廟恩情兩申荀議是也若始封諸
子又別封為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為
諸侯不尋立禰廟也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為士禰已有
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諸侯不立禰廟同若尊卑不同
則已恩尋施竝祭無嫌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為諸侯者
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壽不尋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
祖為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尋兼祭一者恩尋申隨代而

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
絕必宗嫡而立宗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曾子問宗子
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亏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
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尋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
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也諸侯
別子封為國君亦尋各祭四代諸侯既不就祭不可終
身不尋享其祖考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
以塞矣以周案以古禮言庾說最當若後世有封蠽不
建國兄弟同在一處依劉議亦可通虞謂大夫廢太祖
祀過泥

毛詩傳云閟宮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
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鄭箋云閟神也僖公承衰亂之
政上新姜嫄之廟以周案姜嫄廟在周為別宮箋據下
新廟以為在魯傳意未章先路寢後新廟似非其次故
以閟公廟解之周官隸僕注引伷寢廟繹繹亦不為姜
嫄廟當從毛禖宮別一義禖天神非姜嫄
孔穎達云小記妾祔亏妾祖姑匹則中一以上而祔是
祔高祖之妾也下文云妾母不世祭則妾無廟今乃祔
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徐乾學云妾母無廟亏子祭亏
孫止安所尋祖妾之廟而祔之祖妾且無廟安所尋高

祖之妾乎唯是卽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死者其
祭之也以周案妾不尋有廟茲有妾祖姑者容妾祖姑
之子有為君者此檠梁傳所謂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
者也亏子祭亏孫止卽不世祭之義然祭不世廟非遽
毀也云中一以上而祔是妾之廟亦及五世矣自何注
公羊有妾廟子疏則廢之說則妾無妾祖姑之廟可祔
庾蔚之亏是有為壇而祔之肛說孔疏沿之徐氏知壇
祔之不典遂謂直祔亏其寢
公羊傳云考仲子之宮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隱為
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檠梁傳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為

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亏
子祭亏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陳
傅臣云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亏妾祖姑無妾祖
姑則易牲而祔亏女君別廟非禮也汪克寬云隱公立
宮以祭庶母遂啟後世追尊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
特書以箸失禮之始以周案漢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
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舉配食則薦亏寢身沒而
已匡衡曰禮公子不舉爲母信爲後則亏子祭亏孫止
晉臧燾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
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垺漢孝文

孝昭大后祭亏寢園不配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
母安帝祖母順帝之母亦祭亏陵寢不配章安二帝義
同陽秋漢晉之議適庶名分者皆據公羊爲說汪氏乃
謂啟後世追尊之漸失經義矣宗廟非適不舉配食但
薦亏寢惟其子有爲君者舉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
祭至公孫則祭止而宮不遽毀故公子之後有妾者亦
舉祔亏其宮小記所謂妾祔亏妾祖姑以則中一以上
而祔是也若特起爲卿大夫既無妾祖姑廟則惟易牲
而祔亏女君而已女君者適妻也陳氏據小記文以駁
公羊亦未是秦氏通考以爲妾不世祭是適子指父妾

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為君者斯說亦非適子與尊者一體卽父妾之有子者不為立廟而況無子之妾安有立廟之禮凌曉樓公羊禮說云妾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亏妾祖姑如其說妾至其孫毀其廟則其妾祖姑已早無廟亏何祔之或又引庾蔚之為壇祭之之說以通之然祭壇有之祔壇之說亏經未聞也

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權為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

君蒙嗣子生太祝裨冕告亏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亏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亾吉凶必先告亏廟豈有繼絕傳祀滅告生之義庾蔚之議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導引以為例以周案古者未踰季之君尚不立廟何況太子祭泫王下祭殤鄭注云祭適殤亏廟之奧曾子問宗子為殤而亦庶子弗為後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是則適子之殤祭之亏祖廟之奧不別立廟也無子不廟為未踰季之君例皇子雖有子亦不廟庾駿沈議是

盧辯說大戴諸侯遷廟謂亏練而後遷也以周案此諸
侯徙都之遷廟禮非祥練之遷廟也故篇內有服元乘
車下大溝渠諸文如以為祥練遷廟禮亏諸文皆不通
新廟既成其舊廟不可毀主亦不能亾其迎精而之新
廟者惟先君之亦服旨故一再曰奉亦服尊亦服奉以
迎其神尊以安其神也說詳器祭門

鄞族家來
從子家光仝校